

她是《典妻》里那个身着对襟布衫的“妻”，是《半把剪刀》里美丽凄苦的金城，是《安娣》里清丽沧桑的安娣，是《雷雨》里敢爱敢恨的繁漪……

她的名字，几乎就是甬剧的代名词。

她就是王锦文。

如同茅威涛之于越剧，茅善玉之于沪剧。王锦文之于甬剧，就是风雨飘摇中的一树芳华。

甬剧在低谷中的每一次华丽转身，都有她柔婉而坚定的身影。

今年2月23日，元宵雨夜。甬剧《雷雨》在戏迷的一再要求下，第四次登上逸夫剧院的舞台。

幕终。最让观众揪心的，不是剧中纠葛的爱恨情仇，而是王锦文在谢幕时说的那句话：“今天是我暂别甬剧舞台的最后一场演出……”

这句话，像是一声惊雷。观众潮水般涌到台口：“王老师，我们爱你。”“王锦文，不要走。”

暂别舞台的她，究竟要去哪里？

记者 陈也喆



张苍水故居里的小姑娘

1979年冬天，一张“甬剧艺训班招生简章”贴在宁波五中（现效实中学）门口。

正在读高一的王锦文，被同学拽着：“你陪我去考吧。”

那时的王锦文，刚从杭州转学过来，还不知道甬剧是什么，就跟着去了。

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，在杭州地质队工作，常年在各地奔走。他们希望成绩优异的女儿，能考上大学，找一份安稳的工作。

为了安心考学，她特意从杭州转学过来，寄住在位于张苍水故居内的外公家里。她的外公张惠敏，是张苍水的第18代孙。

当天，上千人报名，竞争18个名额。那场面，让她惊叹，她水灵灵的眼眸，骨碌碌地望着眼前一张张热切的脸。

那是文艺刚解禁的年代，艺训班的招考，让许多涌动着艺术梦的少男少女看到了希望。

忽然，一个主考官看了一眼正在出神的王锦文：“你怎么不报名？唱一首歌，给我听听。”

毫无准备的王锦文，

唱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：“亚洲的健儿聚北京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……”

王锦文凭着这首信手拈来的歌，一直唱到了决赛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她傻了，不知道

该怎样跟家人说。

她战战兢兢地把消息告诉外公，外公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这个事我们不能做主。”

父母闻讯赶来，开了一场家庭会。

最后，她对父母说：“给我一个星期试一下，不会影响功课的。”



我要站在舞台中间演主角

初到艺训班，她感觉新鲜好玩。年龄最大的她，被任命为班长。少女们唧唧呀呀，有说有笑。渐渐地，她才感觉到学艺的苦楚。老师掰腿的时候，很多同学痛得哇哇叫。

她也痛得钻心，可是身为班长，她只能忍着，偷偷到角落，把眼泪擦干。

她明白自己年纪比同学大，压腿拉筋难度也更大，只能付出更多。每天6点半，她提前一个小时就到练功场，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走。

这个好强坚韧的小姑娘，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。第一次登台亮相，出演折子戏《杨淑英告状》，参加全省戏曲“小百花”会演，她就捧回了艺术生涯的第一个奖：小百花奖。

那是1982年，她17岁。

当时的甬剧，风光无限。走在路上，穿着印有“甬剧艺训班”字样的练功服，总会引来路人的艳羡。

1984年，王锦文正式成为市甬剧团演员。进团的第一天起，她就给自己定下目标：“我要站在舞台中间演主角。”

可是想当主角，谈何容易。当时，甬剧团有一批正值当红的名角：曹定英、石松雪、杨佳玲等，由他们主演的戏，频频获奖。

进剧团五年后，王锦文仍然只能演一些配角，或在幕后伴唱。

她想到了转行。跑去找团长，团长不同意：“你转行非常可惜。”她又去找文化局的领导，领导也没同意：“耐心等待机会，现在好好学习。”

王锦文

甬剧的代名词

一个里程碑式的机遇降临了

漫长的等待中，王锦文静下心来读书自学，反复揣摩每一个老师的戏。

1989年，浙江省第四届戏剧节在杭州举行。王锦文在甬剧《爱情十字架》中担任幕后独唱。

她的独唱，泣声如咽，声情并茂，感动了观众，也感动了评委。评委会专门为她设立了一个“幕后演唱奖”，这是前所未有的。

有个评委还特意去幕后，想看看这个唱得如此动情的女孩究竟长什么样。

“不仅唱得好，形象也好，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可以到前台演出啊。”

这件事引起了剧团老师的注意，他们发现，原来她就是那个话不多，每天安静坐在剧场里看戏的小姑娘。

1991年，王锦文终于盼来了演主角的那天。她在《阿寿哥》里扮演一个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女孩，与她演对手戏的是前辈卓胜祖。

她特别珍视这个机会，用心苦练。在当年的全省现代戏汇演中，获得了青年演员一等奖。

之后，她在《邻舍隔壁》里扮演盲女孩，摘得了上海第七届戏剧“白玉兰”配角奖。

焦灼与等待后，她终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春天。然而，上世纪90年代，甬剧的观众锐减。

舞台从城市大剧院，渐渐退守到乡下露天舞台。这让王锦文陷入痛苦。

有一年冬天，在一个露天广场演出。空旷的郊野，狂风吹过，临时搭建的舞台摇摇晃晃。

王锦文的手冻僵了，身子止不住发抖。她第一次感到甬剧像寒风一样冷落萧条。

当年走进艺训班的18位学员，大都选择了转行。

那时候，走在路上，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是甬剧团的，怕人家笑话：

“咦，甬剧还在演吗？”

既然已经扎根，就只想汲取更多的养分。她抱着对艺术的重新定位，1996年自费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。

那两年，是她艺术生涯的转折点。她在上海看各种戏，系统地学习了戏剧理论，这影响了她的观念，拓展了视野，也让她对戏剧创作的规律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1998年，她回到甬剧团，满腔热血想要创新，留住老观众，发展新观众。

2000年，她担起宁波市甬剧团团长的重任。角色的转换，也把她推到了甬剧改造的最前沿。

最艰难的时候，发不出年终奖，她与剧团几个领导一起，自掏腰包，让演员们过个好年。

2001年，一个里程碑式的机遇悄悄降临了。她邀请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改编柔石的小说《为奴隶的母亲》。

罗怀臻请来了国内戏剧界最顶尖的班子，创排了甬剧《典妻》。

在甬剧最低谷的时候，这部戏被赋予了拯救一个剧种的责任，这让每一个甬剧人都为之付出全部心血。

为了使这个角色能在舞台上立起来，她穿了很高的戏曲鞋，在倾斜的舞台上苦练。

那段日子，她的趾甲缝里都是淤血。演出那天，她的大脚趾盖脱落下来，鲜血直流。可是在舞台上，她忘掉了一切伤痛，细腻真挚地演绎了“妻”。

这部戏，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戏剧大奖，王锦文也因此获得梅花奖、文华表演奖，走上了事业巅峰。

在她的带领下，《典妻》走出国门，出访了德国、法国、匈牙利等国。

在这之后，她又策划创作了《风雨祠堂》《美丽老师》《安娣》《宁波大哥》等一系列新编甬剧。

甬剧像一朵冻僵残败的小花，在她温暖的怀里，渐渐苏醒绚烂。

甬剧研究传习中心 明天授牌

去年12月，阔别近40年的甬剧《雷雨》再次登上舞台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50元的票被炒到300元，仍是一票难求，场场爆满。一些戏迷还跑到剧院，强烈要求加演。

今年2月23日晚，在台上撕心裂肺地演绎完繁漪后，王锦文便暂别舞台。这对一个视舞台为生命的演员来说，是一种痛苦和无奈，也是沉淀和蜕变。

“从事传统艺术是一件特别艰辛的事。必须非常执着，甘于清贫，甘于寂寞，经得起诱惑，也要面对各种坎坷。艺术的道路，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。”

如今，她正忙于筹备甬剧研究传习中心。这是一个关注甬剧发展方向的研究机构。明天，将在文化广场举行授牌仪式。

对戏迷来说，还有一个好消息。电影版《典妻》将在明年开拍，王锦文仍扮演“妻”。

“我一直在思考甬剧的创新，我想搞一些实验甬剧，比如小剧场甬剧、环境甬剧，让甬剧更唯美精致，使甬剧在传统中透出现代意识。”

“我想完成自己的戏剧理想。”她的眼神，依然清亮澄澈，就像当年刚跨入甬剧之门时那样，充满着沉静、思索、坚定、希望。

人物名片



王锦文 1965年出生于宁波。国家一级演员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获中国戏剧梅花奖、第七届中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，两获上海“白玉兰”戏剧表演艺术奖，第八、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，多次荣获浙江省戏剧节表演一等奖。现任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任，为甬剧领军人物，甬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